

施鰲存

待旦錄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四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四

待旦錄

施蟄存著

• 懷正文化社 •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四

待旦錄

施蛰存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所
劉同續

發行所
懷正文藝社
上海江蘇路九十九號A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目次

序

第一輯

愛好文學·····	一
羅曼羅蘭的羣衆觀·····	一三
新文學與舊形式·····	三二
再談新文學與舊形式·····	三五
靈心小史·····	四一

II

兒童讀物·····	四八
尼采之「中國舞」·····	五三
一位性學家所見的日本·····	六〇
文學之貧困·····	七〇
怎樣紀念屈原·····	七八
「路燈與城」序·····	八四

第二輯

跑警報·····	九五
米·····	一〇三
三個命運·····	一〇九
山城·····	一二二
他要一顆鈕扣·····	一二八

老兵的小故事·····	一三九
馱馬·····	一四七
浮海雜綴·····	一五三
河內之夜·····	一六四
懷念雲南大學·····	一七二
栗和柿·····	一七七
關於圖書館·····	一八四

序

這裏所收的二十三篇文字，是我在抗戰八年中所寫的散文中的一部分。其他的散文，除了幾篇較長的遊記留待別編爲一集，以及幾篇太有時間性的，決意刊落以外，差不多皆已散失。有的是印本在旅行或流徙中遺失的；有的是原稿寫出去之後，便無蹤影的；有的是發表以後沒有剪存，以至現在無法尋覓的。在我馬倉皇中，一個人要保留他自己的一些文字，也真不容易。

勝利以還，出版界的情形這樣的不景氣，亦非始料所及。在這樣低氣壓出

版狀態中，懷正文化社願意給我把這些文字印出來，使牠們不致於再散失掉，這是應當首先感謝的。

這些文字，一半是關於文藝的一些小意見，一半是絮語散文，故彼此區別，分爲二輯。我的文藝見解未必一定都準確，但他們無論如何總是我的見解。在第一輯所收的幾篇文字中，也頗有幾篇引起過文藝界同人的針砭。例如關於新文學與舊形式的那兩篇，曾經有林煥平先生爲文表示過異議。「文學之貧困」那篇文章，曾引出了茅盾先生的詆訶。「愛好文學」那篇文章在昆明中央日報副刊「平明」（鳳子主編）上發表以後，曾有一位隱名作家呵責過，說是我在不准青年從事寫作，大有壟斷作家特權的野心。這些見教的文章，本該做魯迅先生編輯雜文集的方法，一併附印在我的文字後面，供讀者參考。但因爲當時沒有把這些參考資料剪存，因此就不可能了。此外，在這一輯文字中，需要聲明的是關於紀念屈原的那一篇。這是爲民國三十四年詩人節而寫的一點感想

。那正是郭沫若先生因爲上一年曾發表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而被罵得體無完膚的時候，也是郭先生親自搬演屈原的時候，所以我這篇文章也多少有點是爲郭先生而寫的意味了。

在第二輯中，沒有需要說明的又字。祇有「老兵的小故事」一篇，是詩，不是散文，照理不應該編在這裏。但是這一篇也不能編在我的詩集裏，因爲風格並不一致。我寫這篇東西的時候，確是把牠作爲散文看的，我自己又喜歡牠，不願意割愛，所以這裏應該是牠最適宜的安身處了。

最後，應當說明的是書名的涵義。我並沒有耽在淪陷區裏，所以這「待旦」二字並沒有上海人所謂「等天亮」的意味。我對於抗戰大業，並沒有盡過參加作戰的責任，所以也不是取「枕戈待旦」的意義。這個「旦」字，祇是卿雲歌裏的「旦復旦兮」的意思，或者也可以說是詩經裏的「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的「旦」字。我曾經在三十年七月十六日寫過一首詩，題曰「我期待」，曾

經繼承一個未曾見過面的朋友呂亮耕先生大爲獎譽，這首詩已編在我的新詩集中，我之所以要在此提起牠，祇爲了要說明這個「待」字的出處而已。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蟄存記。

第

一

輯

愛好文學

許多青年常常高興對你表示他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他會告訴你，他最初曾經怎樣熱忱地閱讀文學書，後來又怎樣熱忱地從事於寫作。於是他會檢出一大堆印刷的或手寫的他的作品來請你指教。不管你對於他的愛好文學的熱心多麼敬佩，但他的作品常常使你沒有方法說幾句鼓勵的話。在另一方面，或許你也常常碰到一種相反的現象。有不少寫文章的人，他們的作品常在各式各樣的雜誌報紙上發表着，令多數讀者覺得滿意，然而當你有一個機會和這位作者會面的時候，便會感到很大的詫異，他看上去是多麼遲鈍和平庸，一點沒有關心於文學的神情，除了能喝咖啡，能跳舞，能打牌以外，好像什麼都不會的。但是

你無法否認那些作品是他寫出來的。因為他的確曾寫了這些作品，而且他的才思很敏捷，每個晚上他可以寫成一萬字的一篇小說，或是五六篇幾千字的散文，或是一首幾百行的長詩。

這兩種現象都是近幾年來我國文學界的殷憂。青年人愛好文學，這是很好的；多數青年人愛好文學，這是更好的。但是我們歡迎多數青年人愛好文學而不歡迎多數愛好文學的青年大家都動手寫作。愛好文學是表示他對於文學有感情，但要成爲一個好的創作家，僅僅靠這一點點感情是不夠的。多數青年若能對國家社會則供給他所學習的專門技能，而把他們愛好文學的感情好好地保持着，培養着，用之於欣賞別人的文學作品，或甚至批評別人的文學作品，使文學的出版界慢慢的能提高其水準，這是最完善的愛好文學的態度。若果一個青年要濫用他愛好文學的感情，同時又沒有能力或熱忱去使他對於文學的修養深入一些，以爲自己有了這種浮淺的感情就無異於有了可信的創作能力，於是拋

却了他應該學習的專門技能，而從事於寫作，結果常是碰到了慘酷的失敗。文學界的損失，倒並不是在於他們個人的文學事業之失敗，而是在於他們因此而一併犧牲了他們的愛好文學的感情。

但是在這許多僅僅憑着一點愛好文學的感情而開始寫作的青年中間，也不是沒有可以成功的人。然而這很少數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又常常會無意地陷入第二個陷阱中去，限止了他的前途。這些因為各種偶然的機緣而脫穎而出的青年人，常常是有着相當豐富的摹倣能力。他以爲文藝創作不過是一個很單純的技巧問題。他揣摩成熟了各種文藝作品的樣式和方法。他收集了許多字眼和故事，他能夠像拼排益智圖似的製出他的作品來。在上海，據說有一位最善於「學習魯迅精神」的雜文家，他把魯迅所寫的雜文全部拜讀過幾遍，摘出許多典型的句法和字眼來，當他自己寫文章的時候，就像填詞似地利用這「魯迅文譜」了。我想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如今在大大小小的刊物上，我們常常讀到這

種既不好又不歹，既不像抄襲又不像創作的作品，可以說全是出於這一流作家筆下的。這一流作家在文壇上若佔了相當的多數，足以使一般愛好文學的青年無法把他們對於文學的感情保持得更長久些，同時又足以使文學的趨勢永遠停滯着，遏止了偉大作品產生的機會。這也是文學界從他們而蒙受的大損失。

所以，我現在很願意向一些愛好文學的青年指示出他們的愛好文學是一個危機，尤其是當他們自己堅信他們是愛好文學的時候。有多少青年因為愛好文學而無法應付他們在理工科方面的功課，於是轉讀文學系，在他們往往自以為已找到了最合適的道路。然而他們的愛好文學，原來不過是愛看小說而已，對於文學本來沒有一種把牠當作專門學問而研究之的熱心，而且根本也沒有想到從事文學所必須研習的科目，其範圍之廣大也不下於理工科。於是他始而失望，繼而一意孤行，抓起筆來就寫，貼上郵票便寄，成功者的前途尙且有限，何況何終究是失敗的多呢？

因愛好文學而從事於寫作，因寫作技巧相當圓熟而得以略有成就的青年是可以慶賀的。然而在慶賀他之前，我們還得先鼓勵他趕緊補充一點愛好文學的工夫。一個好的創作家不一定得在大學文學系畢業，但光是懂得各種文學的樣式而依樣畫葫蘆也是不夠的。技巧在文學創作上是最小的因素，然而這最小的因素也得有創造精神。語言文字的最好的運用乃是技巧範圍內最小的因素，然而近來有許多作家對於語言文字的運用似乎還沒有把握。所以，在文學創作的途徑上，從形式上說，如果不能控制舊語文，即沒有能力創造新語文。從內容上說，如果不能熟知人的各種生活，即無法在其作品中表現真實的人生。用別人的形式爲自己的形式，用別人的內容爲自己的內容，表裏都絲毫沒有創造性，即使看得過去也還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傀儡。作起詩來第一句常是「我們是黃帝的子孫」，或者說「我們是鐵，我們是鋼……」，作起小說來總是描寫一個游擊隊員怎樣扮做一個女人讓敵人追趕上去，因而殲滅了他們。第一個是創造